

文章编号:1674-8107(2015)01-0109-07

《申报》视野中的新四军抗日形象

梁忠翠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 100088)

摘要:新四军组建伊始,《申报》就予以了热情洋溢的报道,不仅内容多、数量大,而且范围广、事项多。但皖南事变后,出于各种考虑,《申报》对新四军的关注和姿态则由支吾非议到支持“正统”舆论。其后,透过日伪控制时期《申报》对新四军的竭力诋毁,却依然可见新四军活跃的身影。《申报》中新四军的形象虽然前后迥异,但其传达出的信息却客观反映出:新四军抗战绝非“游而不击”,而是一直在积极抗战。

关键词:《申报》;新四军;共产党;抗战

中图分类号: K265.1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674-8107.2015.01.019

因新四军是在中共南方游击队基础上成立的,与八路军的组建有所不同。国统区民众对能够坚持在国统区活跃的中共武装力量十分新奇,所以新四军从组建成军开始就颇引人注目。新四军组建后,因与国民党军队有着难以消弭的历史积怨和迥异的抗战理念,不免与处于同一区域的国民党军队发生摩擦,终致皖南事变发生。皖南事变震惊中外,舆论杂陈,多有新四军对日军“游而不击”、“避而不击”的论调,新四军一时陷入舆论漩涡。“游而不击”论影响不小,以至今日。

本文欲通过创刊于1872年、历时77年、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申报》对新四军的报道和反应,来说明新四军为国出力、积极抗日的客观事实。

《申报》关于新四军的最早报道见于1937年9月30日的《赣湘浙皖闽边境游击队改编效命抗战放弃过去一切活动并服从政府追随全国友军及第八路军之后》,内容是关于南方苏区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消息。由此开始,《申报》开始大规模地报道新四军积极抗战的新闻。

涉及新四军抗战的新闻消息如:

本月十八日(新四军)曾一度攻入丹阳,与日军激战至十九日晨……是役击毙日军一百二十五人,夺获步枪八十七枝,及其它军用品无算。是日,南京东南郊之句容,亦被新四军围攻。^[1]

经新四军奋勇袭击,与日军激战二日夜,公路全线路面桥梁百余处,亦被破坏。^[2]

日军仅伏处城乡及沿铁路线各站,但铁路公路,亦时遭(新四军)游击队破坏,尤以镇澄公路,日军屡修屡毁,应付为难。^[3]

新四军邓部前将溧水克复,并经激烈巷战日军乃向北门溃退,新四军即乘胜再将宜兴县属之屺山高地收复,击毙日军二十余名,截获步检不少,并俘获日女间谍两名,由北挺进冲入上城,日军负隅抵抗,旋又退至谢埠市,新四军复将谢埠市包围,经五昼夜之激烈巷战反攻约达三次,华军抱定城存与存之决心誓不退出。^[4]

(新四军等)并乘伪军调往宜兴协助日军作战之机会,曾向苏常四乡之日伪军加以痛击,接触计二十一次之多,每次皆获相当战果。^[5]

余关桥一带亦被新四军克复,该处原有零星日军全为华方新四军歼灭。^[6]

二十二日武进西茭墅镇附近新四军一部夜袭

收稿日期:2014-09-1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新四军资料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1@ZH020)。

作者简介:梁忠翠(1983-),女,山东菏泽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武宜路,与日军作遭遇战,予以相当损失而退。^[7]

昨日拂晓被新四军奇袭,日军死亡大半。^[8]

双方激战四五小时……是役日军伤亡百余名。^[9]

新四军二团营亦赶到,遂展开二年来江南罕见之激战。战斗开始自八日晨,直至九日上午,共历二十八小时,结果遂将日军全部歼灭,计击毙二百七十余名,伤数十名。^[10]

(日军)突遭新四军挺进纵队×团×营一部之大举袭击,一时机步枪声猝然大作,日军被三面包围,大部弃械而逃。^[11]

南京四郊华新四军近亦颇活跃。^[12]

系江南新四军第×挺进队管部,实力异常坚强,日军迄未能取得进展,刻仍在激战中。^[13]

新四军将锡沪公路之常熟段桥梁大量破坏后,即悄然向西引退,刻日军交通断绝失其联络。^[14]

作为较少受政党政治影响的第三方,民间大报《申报》对于新四军的积极抗战不吝笔墨,给予新四军的描述是“主动出击”、“战果颇丰”等。

《申报》除了对新四军具体的抗战事实予以报道外,还有很多介绍新四军领导人及其活动的文章。比如:1938年11月30日香港版《新四军军长叶挺奉命回粤参加游击战争》的通讯,报道了新四军军长叶挺的活动,并简略回顾了其生平。12月19日香港版又以《叶挺将军会见记》为名,对叶挺进行了极为详细的描述。该报还在1939年1月15日《项英之印象与谈话——项氏曾参加工人运动成绩显著 竭力赞同统一战线意志极坚强》的通讯中,对新四军副军长项英进行了全面介绍,称“项英为新四路军之领导灵魂”,并大段书写了项英的相貌与革命履历。

《申报》还大量登载新四军领导人全面系统地介绍新四军抗战情况的文章。从1939年3月28日至4月3日连续七次以《新四军一年来抗战经验与教训》为题刊载了项英总结新四军抗战经验和教训的演讲稿。4月6日还刊登了项英的《保持和发扬新四军的优良传统》。这些文章强调的是:“(新四军)大部分是游击战,小部分是阵地战,按照军队的火力来讲,本军火力很弱,没有强有力的火力,是不能够担任阵地战进行阵地战的,但为了抗战的需要,为了便利在同一战线上友军的作战,

不得不勉力接受这个任务。”项英文章中还说道:“总结起来,我们从这六个半月到七个月的期间,江北、江南,总共经过了二百卅四次的战斗,在这二百卅四次战斗中间,在江南的战斗占了二百次,可以说我们的战斗,主要的是在江南打的”,“我们的战斗得到了些什么呢?我想把它作成一个小表册,在二百卅四次的战斗中,缴获了一千五百三十九枝步马枪,卅二挺轻机关枪,四挺重机关枪,四十八枝驳壳枪,二十枝手枪,日本钱大概有两万二千七百卅八圆,文件,大衣,旗子,和其它军用品是不胜枚举的(统计表略)。除了这些在战斗中的缴获品外,同时击毁了日人一百九十五辆汽车,破坏了九十五座桥梁,公路,铁路的破坏另有一个统计(统计表略)。在这六个半月至七个月的期间,我伤亡的比例是怎样的呢,在这期间,我军共伤亡了六百六十四人,×人伤亡了三千二百卅二人,对比上看,是一与四点七之比,也可以说,我们一个人抵它四个半人,这在抗战中是最合算的了,以过去我们军队抗战来说,在阵地中我伤亡的比例是我伤亡三,五个×人伤亡一个,在第二第三期才减低为二点五与一之比。游击战就正相反,我们死伤一个人,×人就要死伤四个半,积小胜利便成一个大数目。在这六个半月至七个月的经验中,可以充分看出游击战争在中国抗战中是对我有利的。”^[15]是文还谈了江南战局变化及其发展趋势以及日军政治上的动态,论说有理,非常详实。

此时《申报》对新四军的报道不遗余力,报道内容多、数量大、范围广。《申报》之所以热情洋溢地宣传新四军抗战,是因为国共合作抗战后,中共武装以合法身份呈现,媒体自然不会错过当下的焦点话题。当然这种热情洋溢的报道姿态是有其背景的:一则是中共武装长期以来的优良形象因国共内战和国民政府的舆论打压,而得不到正确释读,恰在此时形成了新闻聚焦;二则,抗战的异常艰难与国民党正面战场接连的败象令国人失望,因而包括媒体人在内的人们将希望寄托在新生的新四军身上;再者,国共合作的抗战一直伴有不和谐的声音,新四军的抗战政策与活动不断被有意地质疑,这显然不利于团结抗战,所以深谙普世价值的《申报》竭力抵消这种质疑,欲体现负责任媒体的良知。

二

然而,皖南事变的发生使《申报》报道新四军抗战的热情急转直下。

其实在皖南事变发生前,嗅觉敏锐的《申报》就已经开始关注国共两党的动向。它在1940年11月22日发表了《空军节蒋委员长发表意见,中央令新四军移驻华北》的消息,称:“华方军事发言人称,中国新四军于最近三年半以来在华中各地,尤其是安徽江苏两省从事游击战争,顷已接奉参谋部命令,即将调往华北某地。”^[16]11月23日,又以《新四军调防尚未实行》发文。12月27日,又发表《有关中共的传说》的文章,评说了关于新四军调防所引起的谣言,其观点是:“号称抗命不去的,必是心怀叵测的集团,不是国家军队,不是正式的游击队,不是真的新四军。”^[17]

皖南事变一发生,《申报》就知道这场事变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它较早对这一事变的反应是1941年1月18日的新闻《军委会发表解散新四军经过 军队全部解散编遣竣事 军长叶挺擒获军法审判 副军长项英正在缉拿中》,称:“据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删亥电称,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违抗命令,不遵调遣,自上月以来在江南地区集中全军蓄意扰乱战局,破坏阵线,阴谋不轨,已非一日。本月初自泾县潜向南移,竟于四日胆敢明白进攻我前方军队阵地,危害民族,为日作伥,丧心病狂,莫此为甚。我前方被袭部队对此不测之叛变若不忍痛反击,前线各军之将士无以自卫,而且整个之国策势必被其破坏无余。瞻念前途,痛愤无已,职为应付危急,伸张纲纪,不得不为紧急处置。关于该军叛变全部阴谋业于昨日将拿获该军参谋处长之供词电陈钧察,兹已将该新编第四军全部解散、编遣完毕,该军军长叶挺于当日就地擒获,该军副军长项英潜逃未获,正在飭部严缉归案……(军委发言人)发表谈话如下:此次事件,完全为整饬军纪问题。”^[18]

对于如此重大的事件,《申报》不敢断然妄言孰对孰错、定位自己的立场,而是采取了转述他报言论的方法。其1月20日文称:“今晨《中央日报》《扫荡报》评论处置新四军事,均谓此为贯彻军令,维持军纪,而不得不采取之断然处置,与政治无关,与其它部队亦风马牛不相及。即在新四军中,

此次叛变亦仅系一二不肖长官阴谋,与全体士兵无干,一般人民深信纪律为抗战胜利之保障,故对当局之措置无不拥护”;“《社会工人报》谓由统一指挥及军队纪律之观点上,此项严峻手段,实属至当,吾人希望最高统率部将在所有部队中继续严明纪律,其它军队均应注意此项警告云”;“《中央日报》力言战时军纪之重要”;“陆军喉舌《扫荡报》则对于新四军领袖之阴谋表示惋惜,解散新四军之消息,各国外交人士数日前已有所闻,原意双方意见可不流血而解决,故颇感失望”;“共产党喉舌《新华日报》载有周恩来之亲笔文字两种,第一种为纪念在江南殉国者之通告,第二种为简单之文告,内称新四军系属错误,但并无叛变之意向。该报未着社评,亦未登载军委会发言人说明此意外事件之谈话。此间政府当局确言此次所采对付新四军之手段,纯为纪律并非政治,且与该军之共产党原则无关,并表示深信此项严峻手段不久将可圆满结束。”^[19]1月30日在大篇幅报道了蒋介石的讲话《国府扩大纪念周 席上蒋委员长之训词检讨过去一年间工作 说明解散新四军事件此举完全为整饬军纪》后,又附有“今晨各报社论,对蒋委员长关于新四军事件报告一致热烈拥护”之论。

可见,皖南事变伊始,《申报》立呈保守姿态,不敢明显表明自己的立场,只是迂回转述他报观点。

其实如此之态,亦是必然。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加强了对舆论的控制,对皖南事变看法的站队问题,摆在了《申报》面前。出于对抗战大局和国民政府的“正统”地位,以及商业和生存利益的考虑,《申报》对新四军的关注和态度不得不有所调整。1月31日它发表了社评——《新四军的解散》,认为解散新四军是“军纪问题而不关政治问题”,“新四军存在之日虽不容否认其为一宗力量,然力量的估价必以服从纪律为前提,必以对于抗战的实际贡献为衡量。前提不立,则贡献等于零,估价等于零”。^[20]其观点即赞同国民党的说法。这篇社评在当时而言,极具舆论导向作用,因为此时,国共两党宣传机构卯足了劲,互相指责,广大民众很想知道所谓“中立”的民间大报《申报》在这件事上的看法。

皖南事变对新四军的命运影响深远,除了军

事上遭受严重的损失外,其抗战以来的战绩与名誉也几被“消弭殆尽”。随着国民党与第三方舆论的持续话语打压,新四军“游而不击”的论调喧嚣起来。《申报》报道也开始出现如下言论,如1941年1月31日登载《国府扩大纪念周 席上蒋委员长之训词 说明解散新四军经过》:“因之新四军过去虽然有种种罪恶,我总认为是我统帅的责任,为了克尽自己的责任,为了爱护自己部下,我只有不断的警告,随时的督责,总希望他们觉悟自新能走上革命成功的道路,真正为国家民族来努力,而不愿将他们的罪恶揭露出来,以致断绝他们自新之路,而使他们为全国军民所唾弃,这是我所不忍的。”“这次处置新四军事件完全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21]再如2月8日刊登《胡适在美发表演说》,提到“新四军之事件,纯因执行军事纪律。”还有诸如“本市(上海市)教育界联合会:新四军部队年来在苏皖等省不遵军令,袭击友军,破坏行政系统,种种背叛国家,破坏抗建之举动,不一而足”。^[22]“中山学社:新四军违令乱纪,政府予以制裁,实为战时不得已之处置,领袖苦心,天下共见……二十年之间,以贵党所采路线之错误,青年人士枉死几何,国家元气消耗又几何,惨痛经过已不堪回首矣”。^[23]“上海市商会:新四军在苏皖等省之行动,距离较近,知之亦较详,就耳之所闻,目之所及,则有不便言不忍言者,中央既不得已明令解散,论者或犹谓失之太迟”。^[24]上海市总工会:“以新四军违法抗命,致遭明令解散,乃中央七参政员,不惜颠倒黑白,拒不出席二届参政会议,并提种种无理要求,以图扩大纠纷”。^[25]“前上海战争前线司令现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张治中将军,昨晚向文化领袖四百人演说,指责新四军事件发生后离渝之华人,为背弃抗战队伍,吁请全国文化领导者,应在抗建旗帜下一致团结”。^[26]等等。

如此种种的报道和言论,使旨在抗战的新四军陷入了舆论诋毁的漩涡,其积极抗战的形象几近无存。

三

《申报》刻意屏蔽新四军积极抗战的论调持续到1941年12月8日,这时日军开进上海公共租界,《申报》再次停刊。一周后《申报》复刊,完全为日军报道部所控制。1942年日本军部派人查封了

《申报》,12月6日汉奸陈彬和接管《申报》。虽然这时《申报》为日伪控制,但值得注意的是,新四军积极抗日的形象又开始出现,当然这些形象是从日伪的口吻中反证出来的。

日伪版的《申报》出现了这样的新闻消息:“湖北日军于星期四清晨向应城迤南新四军一万五千人突施攻击”^[27];“日军三日晨进击锡叶背附近之新四军第十五旅约万五千”;^[28]“另一队日军……十四十五两日猛击新四军,是役守军阵亡一百十四人”^[29];“日军各部队于十五日晨开始在苏淮地区洪泽湖四周猛攻,不断展开歼灭战”^[30];“洪泽湖方面伪新四军遭日军澈底之追剿,已四分五裂”^[31];“日军沿津浦路进攻,昨在灵璧附近包围新四军第三十一团共军四百名,共军遗尸四十一具,余皆溃散”^[32];“在应城方面作战之日军,则于四日进袭应城南方之新四军残部约二百余,交战二小时后,即将其完全击溃”^[33];“日军右翼部队十三日于高作镇附近,击灭新四军约三百名……十七日在南通北方地区与新四军约五百名遭遇,激战二小时,歼灭其大半,是役新四军弃尸一五八具,被俘八十九名”^[34];“(日军)继又转攻以阜宁为中心而继续蠢动之苏北新四军主力第三师,予以重创”。^[35]

同类的有明显日军“重创”、“歼灭”新四军的新闻消息,不绝于报,其出现频率为:1943年2月4次,3月5次,4月3次,5月4次,6月3次,7月3次,8月2次,9月2次,10月3次,12月1次;1944年2月1次,3月4次,4月1次,5月5次,6月1次,7月1次,9月1次,10月3次,11月1次,12月1次;1945年1月1次,3月1次,7月3次,8月4次;等。

日伪《申报》上的战争新闻,目的当然是宣扬日伪军的强大,但是在读了这些充斥着新四军伤亡惨重的新闻消息后,客观上反映的信息却是:不屈不挠的新四军一直在同日伪军进行着艰苦的战斗,牺牲巨大,而绝非“游而不击”、“保存实力”。

日伪《申报》新闻消息中直接显现的新四军主动出击的讯息,也非常多。1943年4月15日《确立治安并完成参战体制》称:“陈毅的新四军,蟠踞于苏淮地区。总计华北共产军的兵力,推定为约二十万,而作为其外廓团体之民众,武装团体,则可视为达此三倍以至四倍。此等共产军的势力,当然

是依照中共中央的指令而行动的,然而由于日方之彻底的扫荡,业已被驱入于山间僻地,规则专由游击战的展开,以图扰乱治安地区,不断在各方面肆其执拗的妨害。”^[36]此文直接表明新四军是游击战。6月1日《豫日军攻占金针集 东台国军进击获捷》称:“(新四军)遭此重创后,复于廿三廿四两日结集大股匪军,分犯我安平梁垛戴密章之富安等防区”^[37],直言新四军主动出击。6月16日《武汉周围日军战果》称:“新四军约二百人于八日企图侵入陈家楼,当被日军击退。”^[38]6月18日《友我两军协剿宝应县新四军》称:“新四军宝应县区部队六月二日企图向我进犯,经友我两军围剿,不支向万家庵东溃退。六月十日又有番号不明之新四军数百名,武器甚充实,自东闸口新河头方面出动,意图窜扰我阵地。”^[39]8月5日《唐子镇战役高团增援作战》称:“兴化来人谈,新四军第四团及独立团一部约八百余人,于日前进攻兴化第四区唐子镇。”^[40]10月7日《日军在广德附近展开歼灭战》称:“日军部队,刻正进剿伺机发动之新四军第十六旅之一部。”^[41]11月13日《黄河南北地区日军战果》称:“黄陂方面新四军约一千人,当此次日军进行洞庭湖进击作战之际,乘隙开始蠢动,于二日曾向姚家集方面夜袭。”^[42]这些日方的新闻消息直接回击了所谓新四军“游而不击”的谣言。

在汪伪政权的民政新闻消息和其政要讲话中,也能看到新四军活动的身影,也更能析解出新四军的存在对于日伪政权统治冲击能量之大。《申报》1944年4月8日登载汪伪政要丁默邨的《从确保治安安定民生说到地方政制革新》文章,称:“共产党与新四军匪徒,完全潜伏在农村乡镇之间,国军进剿,则逃逸无踪,国军调防,则出而猖狂。”^[43]6月8日有汉奸政客江亢虎在《反共方案》的文章中叫嚣:“事棘矣!寇深矣!八路军已弥漫华北,新四军已遍布江淮,京沪一带,均受威胁。”^[44]11月8日《安徽省政近——罗省长访问记》称:“(新四军)分割几县的一角,树立边区,窜来窜去

在边区活动,逐渐扩张其势力范围。所以,新四军的数量很难估计的……不过,并不集中而是分散的。”^[45]1945年更有《首都的决战政治与新年》(1月6日)称:“新四军是被称为匪军的,可是实际都是受了官逼民反的影响。现在凡有此项匪军的地方,据说倒也相安无事,可是对于一般借公济私的不法运输,则莫不一致起而捉拿。从这一点看起来,国府治下地方的不法官吏,他们今天实际上只受着‘匪军’的制裁,这实在不得不使人痛心的。”^[46]《至扬州访孙良诚》(2月5日)亦有如此言论:“(汪伪要员孙良诚说)苏北是一向被新四军及八路军目为发展根据地的,所以苏北的政治愈壤,甚至苏北的驻在国军愈缺少纪律,他们便愈成功。苏北形成今日那种田地,过去在苏北的军政界应当负一部份责任……一次在阜宁附近,(与新四军)展开了更大的战斗,结果他们从不曾在战场上抛弃过武器的,那一回也丢了二三百枝枪械……(苏北的新四军)当然还是遍地皆是。”^[47]此言论直言新四军战力强大。《陈院长对浙省各机关人员训话》(3月25日)中陈公博说:“现在共产党非常猖獗,新四军到处扰乱。”^[48]这些汪伪要员、帮闲及社论言语颇能适得其反地让汪伪政权控制下的民众提取出新四军积极抗战的信息。

综上所述,《申报》对新四军的报道有如下特点:新四军组建到皖南事变前,热情洋溢;皖南事变前后,支吾非议;日伪控制时期,竭力诋毁。前后形象迥异,但其传达出的信息却极具客观性,换句话说,在宣传新四军方面,如果说中共自我宣传有粉饰夸大之嫌,那么作为皖南事变前少受政党政治影响的《申报》中的新四军抗战却颇有可信用度,而日伪时期的《申报》报道则更是反证出新四军的抗战精神。总之,新四军在八年抗战中做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是不容置疑的,所谓新四军“游而不击”、“军事割据”的立论是不成立的,新四军积极抗战、悲壮抗战的史实是真实客观存在的。

参 考 文 献

- [1] 新四军一度攻入丹阳[N].申报,1939-02-22(6).
- [2] 新四军切断京沪线地点在常州镇江间 武金公路亦加破坏日期[N].申报,1939-05-01(8).
- [3] 镇江日军之情况 日伤兵死尸不断运来 伪组织稽征拦路索财 四郊游击队声势浩大[N].申报,1939-05-21(4).
- [4] 宜兴争夺战三次克复三次反攻[N].申报,1939-05-24(7).
- [5] 华军于上月间在苏常之战果 与日伪军接触廿一次[N].申报,1939-06-05(8).
- [6] 扬州伪军反正华军克复余关桥[N].申报,1939-07-26(8).
- [7] 苏省沦陷区 华军活跃[N].申报,1939-07-29(8).
- [8] 昆山华军收复陆家桥镇伪镇长亦被捕[N].申报,1939-09-13(6).
- [9] 锡澄两县华军大举攻袭激战四五小时始停[N].申报,1939-10-10(10).
- [10] 进犯丹阳日军遭全部歼灭 丹阳西南新四军奋战 毙日军二百七十余名 日承认长江下游华军活跃[N].申报,1939-11-17(9).
- [11] 京沪货车一列触地雷爆炸地点:常州奔牛间新闸车站 损害:机车及货车四辆倾覆[N].申报,1939-12-20(9).
- [12] 两路华军迭建战绩 沪杭客车中地雷毁客车十余辆死伤甚众 苏州日汽车被华军袭击[N].申报,1940-01-11(9).
- [13] 苏北华军严密包围如皋日军散放荒谬传单 扬中县境亦有剧载[N].申报,1940-01-26(7).
- [14] 锡沪公路日军迁怒农民 古里村一带火毁 伪员均惴惴不安[N].申报,1940-06-06(9).
- [15] 项英.保持和发扬新四军的优良传统[N].何为 记录.申报,1939-04-06(2).
- [16] 中央令新四军移驻华北[N].申报,1940-11-22(2).
- [17] 有关中共的传说[N].申报,1940-12-27(4).
- [18] 军委会发表解散新四军经过 军队全部解散编遣竣事 军长叶挺擒获军法审判 副军长项英正在缉拿中[N].申报,1941-01-18(4).
- [19] 中央日报扫荡报论解散新四军事 为贯彻军令之断然手段 与政治及其他部队无关[N].申报,1941-01-20(4).
- [20] 新四军的解散[N].申报,1941-01-31(4).
- [21] 国府扩大纪念周 席上蒋委员长之训词 说明解散新四军经过[N].申报,1941-01-31(8).
- [22] 教联会电毛泽东等作诤言之忠告 希望舍弃小我实践诺言 拥护团结统一效忠国家[N].申报,1941-03-17(7).
- [23] 中山学社致共党参政员电[N].申报,1941-03-19(6).
- [24] 迁港之沪市商会电促共党憬悟 愿实践合力御侮之诺言 在一个政府下争取胜利[N].申报,1941-03-20(9).
- [25] 沪市总工会向共党进忠告 军令统一为作战之铁则 努力早日完成抗建大业[N].申报,1941-03-25(7).
- [26] 张治中发表演说[N].申报,1941-05-06(2).
- [27] 晋冀豫边区日军在林县获有进展 鄂日军向应城突施攻击[N].申报,1942-07-06(2).
- [28] 应城南方战事[N].申报,1942-07-07(2).
- [29] 信阳东北洋河镇发生战事 加藤在缅阵亡追赠少将[N].申报,1942-07-23(2).
- [30] 洪泽湖四周战事[N].申报,1942-11-23(2).
- [31] 日军发表一周战况[N].申报,1942-12-12(3).
- [32] 津浦线日军击溃共军[N].申报,1943-01-30(3).
- [33] 华中日军发动猛烈攻势 南昌岳州同时进展 沙市日军占百里[N].申报,1943-02-17(2).
- [34] 苏淮前线日军昨占阜 江西日军迫近高安[N].申报,1943-02-20(2).
- [35] 南通方面日军进击新四军击毙一百五十余人[N].申报,1943-02-21(2).
- [36] 确立治安并完成参战体制[N].申报,1943-04-15.
- [37] 豫日军攻占全针集 东台国军进击获捷[N].申报,1943-06-01(2).
- [38] 武汉周围日军战果[N].申报,1943-06-16(2).
- [39] 友我两军协剿宝应县新四军[N].申报,1943-06-18(2).
- [40] 唐子镇战役高团增援作战[N].申报,1943-08-05(3).
- [41] 日军在广德附近展开歼灭战[N].申报,1943-10-07(2).
- [42] 黄沙南北地区日军战果[N].申报,1943-11-13(2).
- [43] 丁默顿.从确保治安安定民生说到地方政制革新[N].申报,1944-04-08(1).

- [44] 江亢虎.反共方案[N].申报,1944-06-08(2).
[45] 若澄.安徽省政近——罗省长访问记[N].申报,1944-11-08(2).
[46] 澹明.首都的决战政治与新年[N].申报,1945-01-06(2).
[47] 澹明.至扬州访孙良诚[N].申报,1945-02-05(1).
[48] 根据还都时三大国策 在奋斗中求生存 陈院长对浙省各机关人员训话[N].申报,1945-03-25(1).

The New Fourth Army's Anti-Japanese Activities: A Survey from Their Images on Shenbao

LIANG Zhong-cui

(School of Histor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8,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New Fourth Army's foundation, the Shanghai news paper Shenbao gave it frequent, enthusiastic reports with rich contents covering wide ranges. However, after the Wannan Incidents, due to various considerations, Shenao took a somewhat different position in reporting the Army so as to be consistent with the "orthodox" opinions. Later, when Shanghai and the news paper was seized by Japanese and the puppet government, Shenbao severely defamed the New Fourth Army, which indirectly reflected the Army's active struggles. Though Shenbao's descriptions of the New Fourth Army were sharply different in earlier and later period of the war, they objectively tell a fact that the Army always fought against the Japanese rather than what Kuomintang claimed as "wandering without fight".

Key words: Shenbao; New Fourth Army;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ti-Japanese War

(责任编辑:吴凡明)

(上接第 82 页)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and Abstract Lyricism in Literature ——Sixth of the Speculations on "Literary Politics"

LIU Feng-jie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various states of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in literature. True literary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is the integration of personal consciousness and literature consciousness. It is consciousness of imaginative politics and people's incessant pursuit of ideal politics and critique of the politics in reality. It is of eternal ultimate significance of humanism.

Key words: literary politics;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imaginative politics; humanism

(责任编辑:刘伙根,庄暨军)